

獻身戰地的青春 ：從軍看護助手 林言的戰爭經驗

訪談時間：2016年11月12、26日、12月25日

訪談地點：臺南市東區林宅

訪問：陳柏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員

記錄整理：陳柏棕



圖1：林言女士近照（陳柏棕拍攝）

一、出身與就學

大正14年（1925），林言出生在麻豆的大山腳。她的祖父林裕擔任過保正及糖廠委員，膝下育有7男5女，家族30餘口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，以耕作自有的30餘甲土地自給自足，尚且聘用3名長工幫忙田務。林言的父親是祖父的三子，每天努力耕田，而母親除了掌理家務外，還必須跟著父親一起上田做事。

林言家裡的小孩共有4女1男，她是長女，在家族中排行第四。林言的大堂姐長其6歲，公學校畢業後便協助長輩們管理田務，每天隨著工人上工，她在20歲時結婚，原本在家族內的工作預定由林言接手。林言當時14歲，剛從大山腳公學校（現臺南市麻豆區大山國民小學）畢業，害怕日曬、毫無上田意願的她，反倒十分喜愛繡花、織毛線、製衫等針線活，於是在隔年逕

自報考曾文家政女學校（現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），並順利考取，藉此擺脫即將加諸在她身上的家務重擔。



圖 2：中學時代的林言（林言提供）
說明：拍攝於曾文家政女學校求學期間

當時距離麻豆最近的一所女學校即為曾文家政女學校，而高等女學校位於臺南市區，到市區就學若無寄宿，通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，因為光從大山腳步行至曾文家政女學校，便要花費林言一個多鐘頭的時間，更何況是到市區就學。尤其在冬天通學特別辛苦，不但天色暗得快，在回家的必經之路上還有一大片墳墓地，令她心驚膽顫，迄今仍在林言腦海裡留下恐懼的記憶。就讀家政女學校期間，時局已邁入戰爭階段，林言至今

依然記得老師帶領著她們種稻、栽番薯，在校園內生產食糧，還曾上街請路人縫製千人針，（註1）也寫過慰問信寄給在戰地的士兵。

二、血書志願

昭和 16 年（1941）3 月，林言從曾文家政女學校畢業，透過大伯父向大山腳公學校校長引介，在北門溪仔寮部落的國語講習所教授日語，上午教授幼童，下午是失學少女或未婚的女性。但對於教學工作不感興趣的林言，早在家政女學校畢業前夕，便獲悉官方正在募集看護助手的消息，（註2）也持續和在海外擔任看護助手的學姐通信，逐漸萌生出去看看世界的念頭。同時林言覺得若在戰時能為國家盡一己之力，就該挺身而出，當時有許多的年輕人確實抱持著這樣的想法。

如同決定報考家政女學校時的情況，林言並沒有事先和父母商量就前往應募從軍看護助手，她用小刀劃破指頭，以「血書」志願的方式表明為國盡忠的決心，（註3）就這樣如願地錄取。林言回想當年從故鄉出發之際，所有的地方官員和學校的職員、學生們皆來送行，那年她才 19 歲。

第二期海外派遣看護助手全島採用 170 人，其中臺南州共錄取 30 人。這群臺南州出身的看護助手先到臺南陸軍醫院集訓，在這個階段尚未要求實作，只是單純見習。幾個



圖3：臺南醫院講習終了紀念合影（林言提供）
說明：臺南州出身的30人與官員攝於臺南州廳前，此時她們即將前往臺北，與其他地區的看護助手合訓。（林言於後排右三）

星期過後，她們再與其他的看護助手會合，到臺北陸軍醫院圓山分院實習一個月。（註4）在林言的印象裡，這麼多看護助手中，除了一名年紀稍長的嘉義人原本職業就是護士外，其他人都沒有醫護的相關背景，大多與她自己一樣，才從學校畢業不久。

自圓山分院結訓後，由於第一期看護助手的工作期間即將屆滿，（註5）第二期人員將前往接替，除預定派赴香港，還開放志願到廣東服務的名額。林言好友的父親在廣東經商，所以決意志願派任到那裡，林言亦想隨之到廣東，但當她正打算報名時，名額卻早已額滿。林言後來聽聞她的好友在廣東執勤一年期滿，選擇繼續留守，並被調往香港總督府服務，其他的事情便不得而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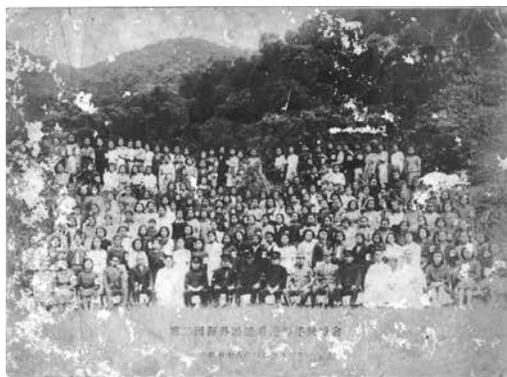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第二回海外派遣看護助手全員合影（林言提供）
說明：全員170人，攝於1943年4月23日，臺北陸軍醫院圓山分院附近。

三、前進香江的少女們

第二期的看護助手乘坐名為廣東丸的運輸船，在沒有護航的情況下由基隆啟航，而這艘船在此趟運輸任務結束不久，就遭到擊沉的厄運。（註6）關於乘船渡海，林言並不覺得恐懼，而且她沒有暈船體質，必須照料暈船的同伴，還要幫忙攙扶需要如廁的人，讓她相當忙碌。廣東丸曾中途在廈門靠岸停泊，看護助手們被引領上岸，乘車到某間位於山區的飯館用餐，餐畢後旋被帶回船上過夜。之後船又在汕頭停靠，這回沒有讓她們登岸，只在船上度過一夜。

經過三天兩夜的航程，廣東丸終於平安抵達香港，一行人在九龍上岸。最初全員前往位在九龍的日本陸軍醫院本院報到，此時

第一期的人員尚未離開，兩期看護助手因而能有一段短暫的共事時光。林言說學姐們看到來自故鄉的學妹非常開心，十分親切地教導她們在生活及工作上該注意的細節。在此期間，林言曾試圖打聽家政女學校學姐的消息，不過那時她已經被派往廣東，最終沒能在異鄉聚首。

四、傳染病棟裡的勤務

在九龍約過了一個月，林言及一部分人再被派往日本陸軍醫院香港分院，另外則有少數人啟程前往廣東。香港分院是日本軍方接收自英國人所設立的醫院，也就是著名的伊麗莎白醫院（Queen Elizabeth Hospital）。林言在 80 歲時曾經與在香港的孫女重返故地，但是醫院歷經幾次增建，外觀早已不是她當年記憶中的樣子了。

香港分院設有內科、外科、骨科、眼科等病棟，林言被分派到傳染病棟服務。傳染病棟是徵收自原本英國人居住的別墅，由這幢背山面海的建物向外望，還能看見從臺灣方面過來的船隻。這裡專門收容腸病、肺病等傳染病病患，林言與其他的看護助手在上午 7 點左右，就要由宿舍出發到病棟工作。她在傳染病棟的工作除了幫患者測量體溫、血壓、打針，以及餵食無法自行進食的病患外，尚須觀察、記錄病患的狀況，彙整後再向軍醫報告。護理的基本原理與其他病棟無異，僅差在傳染病病患必須被隔離，不能自



圖 5：身著白色護士服的林言（林言提供）
說明：當時以看護助手身分，在日本陸軍醫院香港分院服務。

由活動。在醫院裡還聘用了一些中國的姑娘來處理雜役，她們要幫忙洗滌助手們的護士服，而病患的衣物及病室裡的棉被、床單，也都由她們負責清洗。

在傳染病棟每個人必須輪流在夜間值班，由一名赤十字社看護婦搭配一名看護助手值勤。夜間值班與白天一樣，假使沒有突發狀況就能休息或假寐，要是有病患病情加劇則徹夜不能眠。由於可以輪替的人手很多，不是每星期都會輪到值班，倘若沒有輪值的時候，通常在傍晚 5 點左右便能下班回宿舍休息。

助手們的宿舍為三層樓建築，與傳染病棟同樣位在半山腰地帶，另一側則是日軍的兵舍，從這裡要登 105 階才能到達在山上的其他病棟。宿舍的寢室 4 人一間，林言被分配到較大的寢室，能容納 7 個人。這時候同州出身的同伴已經被拆散，和林言同寢室的 6 名室友就分別來自臺北、苗栗、高雄等地。林言的寢室位在宿舍三樓，從窗戶向外望便能看見海，海的另一端是連綿的翠綠山巒。每天下班她在宿舍裡吃完晚飯後，回到三樓的寢室休息，在這個時間望出窗外，時常可以看見從對面山谷裡冒出裊裊燒煙，至今林言仍認為那是在山區活動的間諜所發出來的信號。

五、香港生活二三事

看護助手們在醫院裡的日常生活與士兵無異，林言說她們每天起床、睡前都要點名，而且醫院的內規相當嚴格，助手們必須與士兵之間保持分際，不能太過親近。然而她們大多數人才剛從學校畢業，外表看來像是小孩子，在分院裡的日本人都對這群來自臺灣的看護助手疼愛有加。林言還記得有名憲兵出院後還常回來找她，曾帶來一塊高級的毛皮，和一袋裝有像是氣球等許許多多新奇玩具的包裹送她。

談及飲食方面的問題，林言認為比起日本內地及臺灣，因存糧大多被輸送到戰地供給士兵食用，導致食糧短缺，香港的情況則

稍有改善。雖然如此，林言也坦言由於醫院的患者太多，加上為數頗眾的工作人員、衛生兵，伙食亦不至於太過豐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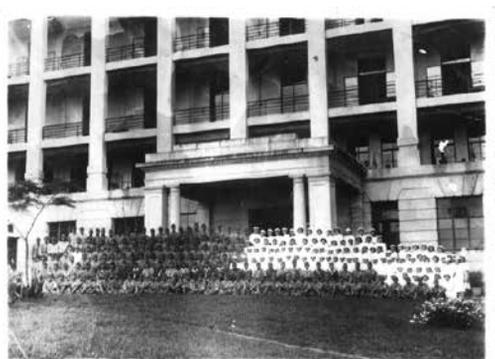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6：日本陸軍醫院香港分院醫護人員全員合影
(林言提供)

說明：攝於醫院本部前。

每到星期天若沒有輪到值班，院方還會讓年輕助手們外出透氣，但是當時香港的局勢不算平穩，曾有日本士兵在街上失蹤，從此下落不明，因而有許多地點被禁止前往。院方還限定必須兩人以上結伴才能外出，不允許單獨行動，她們多是 3、4 人同行，並在規定時間內返回醫院。林言通常跟朋友從香港乘船到九龍遊憩，九龍街上各式餐館林立，但考慮到衛生問題，林言不敢在街頭亂吃，大多是到服飾店做衣服、或到相館拍照留念，也曾搭乘路上的雙層電車。

某次林言與同伴外出，認識了一對在香港經商的臺灣人夫妻，彼此相當投緣，夫婦倆對林言就像對待自己女兒一般，時常帶著

她四處遊玩，每當輪到林言值班，他們也會特意到醫院和她見面，買東西來給她吃。林言後來因工作期滿離開香港，與他們失去聯絡，不知道這對視她如親的夫婦最後有沒有平安回到臺灣。

六、一年期滿返回臺灣

林言表示看護助手的待遇相當優渥，每個月有儲金 40 圓匯入指定帳戶、60 圓領現，在她工作滿期回臺後，就將儲金悉數領出。看護助手所簽訂的契約時間為期一年，但不包括在臺灣集訓的時間，所謂的一年是從她們到達香港後正式起算。從昭和 18 年（1943）3 月招募第二期看護助手，接著在島內受訓、至香港陸軍醫院服務，直到昭和 19 年（1944）7、8 月返回臺灣，實際工作時間大約是一年半。

派赴香港一年之後，第二期看護助手的服務時間屆滿，林言原本打算志願留守，卻因報名太遲而無法如願。香港分院除留守的 1、2 人外，其餘人均和在九龍本院的助手們一同乘船，有別於從基隆啟程搭乘的運輸船廣東丸，當時日本已經沒有優良的船舶可以使用，回程所搭乘的船是由當地徵收而來、無論內裝或外觀全都破破爛爛的中國貨船。

除此之外，航行過程中還不幸遇上颱風，當出發之際在船上能夠進食的人，現在幾乎無一倖免，所有人吐得東倒西歪，僅剩

下 3 人安然無恙。不會暈船的林言便是其中之一，她得同時照顧好幾個人，那些暈船同伴的嘔吐物全吐在碗裡，看見此景的林言也食不下嚥了。

從香港搭著破船、中途又經歷颱風，這群看護助手總算回到了故鄉臺灣。雖然她們接下來仍要面對戰爭轉趨激烈的時局，與戰後的漫漫人生，但是這一年餘不算長的集訓，以及在異地工作與生活的經驗，至今仍深刻地留在許多人的心裡，就像是林言從不曾忘卻那一段獻身戰地的青春。

【註釋】

1. 為祈願兵士武運長久特意縫製的布，以 1 千名女性用針縫製而取此名。
2. 1941 年 12 月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發動所謂大東亞戰爭後，在中國華南戰線戰況亦趨激烈，該方面之日本陸軍醫院收容的傷病士兵人數暴增，由於看護人員不足，受軍方請求下，自 1942 年 4 月起招募以本島人婦女為主體，年齡滿 16 歲以上、未滿 25 歲之未婚婦女，及高等女學校畢業或同等以上學歷者，組成看護助手，派遣至香港、廣東之陸軍醫院從事看護傷病士兵工作。1942-1944 年間，日軍委託臺灣總督府在全島共募集三期看護助手，第一期 200 人、第二期 170 人、第三期 300 人，總計約有 670 人。參考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，《昭和十八年版 大東亞戰爭と臺灣》（臺北：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，1943 年），頁 52-53；〈第二回の看護助手研修所で最後の仕上げ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3 年 4 月 10 日，夕刊版 2；陳惠美，《日台合作 臺灣人從軍看婦追想記——すみれの花が咲いた頃》（東京：展轉社，2001 年），頁 27。
3. 當時年輕人流行以寫血書方式表示從軍的決

- 心，在募集看護助手期間，亦出現許多年輕女性血書志願的現象，相關報導見：〈血書に赤心披瀝し從軍看護婦を志願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1年10月14日，版4；〈至情溢る志願宜蘭の一女性血書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2年1月5日，版4；〈血書・看護助手志願臺北市役所に赤誠譜殺到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2年1月29日，版3；〈興亞乙女の心意各地に赤誠の看護助手志願——紅に彩る純情軍國乙女が血書の志願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2年1月30日，版4；〈篤志看護助手に昂る赤誠乙女心の真情を吐露”私達内地人女性も採用して下さい”總督宛連名の血書歎願書提出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2年1月30日，夕刊版2。
4. 1943年4月16-22日，全員170人在臺北大直國民精神研究所合宿，22日起進入海外派遣看護助手鍊成會進行最後集訓。〈第二回の看護助手研修所で最後の仕上げ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3年4月10日，夕刊版2；〈看護助手の鍊成會嚴肅に入所式舉行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43年4月17日，版3。
 5. 第一期看護助手服務期間為1942年4月至1943年6月，少數志願留守人員則到1944年8月方由廣東返臺。參見李遷嬌之從軍看護助手《證明書》（2016年7月23日，由李遷嬌提供、陳柏棕採集），以及洪林幸、伊丹康人，《日台合作 臺灣人從軍看護助手と日本人軍医——廣東第二陸軍醫院の絆は今も》（東京：展轉社，2006年），頁37。
 6. 日軍侵占廣州後，嚴密封鎖珠江，直至1939年3月，珠江局部開放，方由日軍控制的廣東內河營運組合派出輪船行駛省港線，1928年7月30日竣工的廣東丸即是其中一艘。其後該船受日軍調度，投入運輸工作，如第二期看護助手即由廣東丸載運至香港，尚且運送第一期人員由廣東返回臺灣，然該船卻在結束此趟運輸任務數小時後，遭美軍潛艦擊沉於廈門東北方約80英里的海面。參見劉智鵬、周家建，《吞聲忍語——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135；洪林幸、伊丹康人，《日台合作 臺灣人從軍看護助手と日本人軍医——廣東第二陸軍醫院の絆は今も》，頁41。